



先 知

凱 罗 · 紀 伯 諭 著



光 韻



先 知

凱 罗 · 紀 伯 倫 著

冰 心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601 字數 42,000 開本787×1092精1/32 印張 2 $\frac{9}{16}$ 檢頁14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7000 冊

定價 (6) 0.40元

前記

在划时代的万隆會議召开以后，同受过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亞非国家的亿万人民，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空前地團結了，亞非国家間的文化交流和經濟合作，也逐漸頻繁起来，就在这时，我們中国人民也逐漸熟悉了一个中东的文明古国——叙利亚。

在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战火中，和埃及人民血肉相连的叙利亚人民，奋不顧身地站上了支援埃及反抗侵略的最前线。我們尊敬他們，羨慕他們，我們更願意多知道他們生活思想中的一切。

我忆起了二十七年前我譯过叙利亚詩人凱罗·紀伯倫的一本散文詩——“先知”。这本詩在二十余年前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它的文字的流丽清新，說理的精深透澈，充滿了东方哲人的气息。尤其在：“論愛”，“論婚姻”，“論孩子”，“論工作”，“論法律”諸节，都有極其精辟的警句，使人百讀不厭。

讀了叙利亚文学里这么精采的一鱗一爪，使我感到

我們对于敘利亞的文學，真是知道得太少了！（這本詩因為作者是用英文寫的，我才看得懂。）我衷心地希望我們中國通曉阿拉伯文字的學者，能多給我們介紹些優美的敘利亞和中東各國的文學，更希望多有青年人去學習阿拉伯文字，將來可以大量地有系統地把阿拉伯文學介紹過來。這工作對於人民間的團結和互相學習，是有極大的好處的。

“先知”原書在抗戰期間丟失了，不能再好好地校閱一遍，這是我所引為深憾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重印出版這本詩，因寫前記如上。

20,11,1956, 北京

序

凱羅·紀伯倫(Kahlil Gibran)是敘利亞(Syria)人，一八八三年生于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十二岁时到过美国，兩年后又回到东方，进了貝魯特(Beirut)的阿希馬大学(Al-Hikmat College)。

一九〇三年，他又到美国，住了五年，在波士頓的时候居多，此后他便到巴黎學繪圖，同时漫游了欧洲，一九一二年回到紐約，在那里久住。

这时他用阿拉伯文寫了許多的書，有些已譯成欧洲各国的文字。以后他又用英文寫了几本，如“瘋人”(The Madman 1918)，“先驅者”(The Forerunner 1920)，“先知”(The Prophet 1923)，“人子的耶穌”(Jesus the Son of Man 1928)等，都在紐約克那夫書店(Alfred Knopf)出版。“先知”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書中的十一幅插圖都是作者自己的手筆。

关于作者的生平，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些了。我又知道法国的雕刻名家罗丹(Auguste Rodin)称他为二十世

紀的勃萊克(William Blake)；又知道他的作品曾譯成十八种文字，到处受热烈的欢迎。

這本書，“先知”，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国朋友处讀到的，那滿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詞，与我以極深的印象！一九二八年春天，我曾請我的“習作”班同学，分段移譯，以后不知怎样，那譯稿竟不曾收集起来。一九三〇年三月，病榻無聊，又把它重看了一遍，覺得這本書实在有翻譯的价值；于是我逐段翻譯了，从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報”“文学副刊”發表，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止了，我的譯述也沒有繼續下去。

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氣地把它譯完。我感到了許多困难：哲理的散文本来难譯，哲理的散文詩，更难譯了，我自信我还尽力，不过書中还有許多詞句，譯定之后，仍有無限的犹疑。这是我初次的翻譯工作，願得讀者的糾正和指導。

23,8,1931, 冰 心

目 次

前記	1
序	3
船的来临	1
論愛	7
論婚姻	10
論孩子	12
論施与	14
論飲食	17
論工作	19
論哀乐	22
論居室	24
論衣服	27
論买卖	28
論罪与罰	30
論法律	34
論自由	36

論理性与热情	39
論苦痛	41
論自知	42
論教授	44
論友誼	45
論談話	47
論时光	49
論善惡	51
論祈禱	54
論逸乐	56
論美	59
論宗教	62
論死	64
言別	66

船的来临

当代的曙光，被选而被爱戴的亞墨斯达法(Almustafa)在阿法利斯(Orphalese)城中等候了十二年，等他的船到来，好载他归回他生長的島上去。

在第十二年綺露(Ielool)收穫之月的第七天，他出城登上山頂，向海凝望；他看見了他的船从烟霧中駛來。

他的心門砉然地開了，他的喜樂在海面飛越。他合上眼，在灵魂的寧靜中禱告。

但当他上山的时候忽然一陣悲哀襲來，他心里想：

我怎能这般寧靜地走去而沒有些憂哀？不，我要精神上不受創傷地離此城郭。

在这城圍里，我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誰能撇下这痛苦与孤寂，而沒有一些悼惜？

在这街市上，我曾撇下过多的零碎的精神，在这山中，也有过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愛惜的孩子，离开他們，我不能不覺得負擔与痛心。

这不是今天我脫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

撕下了一塊自己的皮膚。

也不是我遺弃了一種思想，乃是遺弃了一顆用飢和渴作成的甜蜜的心。

然而我不能再迟留了。

那召喚万物來归的大海，也在召喚我，我必須登舟了。

因为，若是停留下，我的归思，在夜間虽仍灼热奋發，漸漸地却要冰冷变石了。

我若能把这里的一切都帶了去，何等的快乐呵，但是我又怎能呢？

声音不能把付給他翅翼的舌头和嘴唇帶走。他自己必須寻求“以太”。

鷹鳥也必須撇下窩巢，独自地飞过太陽。

現在他走到山脚，又轉面向海，他看見他的船徐徐地駛入灣口，那些在船头的舟子，正是他的故乡的人。

于是他的精魂向着他們呼喚，說：

弄潮者，我的老母的孩兒，

有多少次你們在我的夢中浮泛。現在你們在我更深的夢中，也就是我甦醒的时候駛来了。

我已預備好要走了，我的热望和帆篷一同扯滿，等着風來。

我只要在这靜止的空气中，再呼吸一口气，我只要向后再抛擲热爱的一瞥，

那时我要站在你們中間，一个航海者群中的航海者。

还有你，这無边的大海，無眠的慈母，

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寧靜与自由。

这溪流只还有一次的轉折，一次林中的潺湲，

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無量的涓滴归向無量的海洋。

当他行走的时候，他看見从远处有許多男女，离开田园，急速地赶到城边来。

他听见他們叫着他的名字，在阡陌中彼此呼喚，报告他船的来临。

他对自己說：

別离的日子能成为会集的日子么？

我的薄暮实在可算是我的黎明么？

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停止了榨酒的輪兒的人們，我將給他們什么呢？

我的心能成为一棵纍纍結实的树，可以采擷了分給他們么？

我的願望能奔流如泉水，可以傾滿他們的杯么？

我是一个全能者的手可以彈奏的琴，或是一管全能者可以吹弄的笛么？

我是一个寂靜的寻求者，在寂靜中，我發現了什么
宝藏，可以放心地布施呢？

倘若这是我收获的日子，則在何时何地我曾撒下了
种子呢？

倘若这确是我举起明灯的时候，則在內燃燒的火
焰，不是我点上的。

空虛黑暗地我將举起我的灯，
守夜的人將要添上油，也点上火。

这些是他口中說出的，还有許多沒有說出的存在心
头。因为他說不出自己心中更深的秘密。

他进城的时候，众人都来迎接，齐声地向他呼喚。
城中的長老走上前來說：

你还要离开我們。

在我們的朦朧里，你是正午的潮音，你青春的气度，
予我們以夢想。

你在我們中間不是一个异乡人，也不是一个客人，
乃是我們的兒子及亲摯的愛者。

不要使我們的眼睛因渴望你的臉面而酸痛。

一班道人和女冠对他說：

不要讓海波在这时把我們分开，把你在我們中間所

度的岁月成了一个回忆。

你曾是一个在我們中間行走的神灵，你的影兒曾明光似地照亮我們的臉。

我們深深地愛了你。不過我們的愛沒有声响，而又被輕紗蒙着。

但現在他要对你呼喚，要在你面前揭露。除非臨到了別离的时候，“愛”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深淺。

別的人也來向他懇求。他沒有答話。他只低着头；站近他的人看見他的泪落在袜上。

他和众人慢慢地向殿前的广场走去。

有一个名叫爱尔美差（Almitra）的女子从聖殿里出来，她是一个預言者。

他以無限的溫藹注視着她，因为她在第一天进这城里的时候，最初寻找他相信他的人中之一。

她庆賀他，說：

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你曾常向远处寻望你的航帆。

現在你的船兒來了，你必須归去。

你对于那回忆的故乡，和你更大願望的居所的渴念，是这样的深切；我們的愛，不能把你系住，我們的需求，也不能把你拘留。

但在你別离以前，我們要請你对我们講說真理。

我們要把這真理傳給我們的孩子，他們也傳給他們的孩子，綿綿不絕。

在你的孤独里，你曾守衛我們的白日，在你的清醒里，你曾傾聽我們睡夢中的哭泣與歡笑。

現在請把我們的“真我”披露給我們，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關於生和死中間的一切。

他回答說：

阿法利斯的民眾呵，除了那現時在你們靈魂里鼓盪的之外，我還能說什麼呢？

論 紛

于是爱尔美差說，請給我們談愛。

他举头望着民众，他們一时靜默了。他用洪亮的聲音說：

当愛向你們召喚的时候，跟随着他，

虽然他的路程是艰險而陡峻。

当他的翅翼圍卷你們的时候，屈服与他，

虽然那藏在羽翮中間的劍刃許会伤毀你們。

当他对你們說話的时候，信从他，

虽然他的声音会把你們的夢魂击碎，如同北風吹荒了林园。

愛虽給你加冠，他也要釘你在十字架。他虽栽培你，他也刈剪你。

他虽升到你的最高处，撫惜你在日中颤动的枝叶，

他也要降到你的根下，搖动你的根柢的一切关节，使之归土。